



# 传灯人

(上册)

● 卧龙生著



# 传灯人

(中册)

● 卧龙生著



# 传灯人

(下册)

● 卧龙生著



\*200090917\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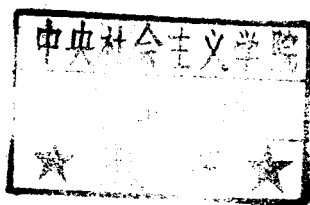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  
604

87623

# 传 灯 人

第一册

卧龙生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\*200090926\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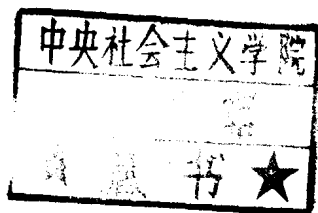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  
604-1

87894

# 人 灯 传

## 第二册

卧龙生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\*200090891\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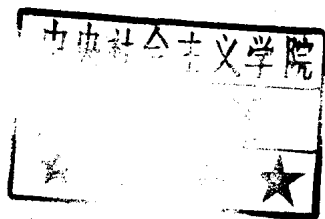
I 247.5  
604:2

87025

# 人 灯 传

第三册

卧龙生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DM71/26  
(京) 新登字 14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传灯人/卧龙生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1993. 8

ISBN 7-5008-1452-6

I. 传…

I. 卧…

■. ①侠义小说-中国-现代 ②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
IV. I247.5

---

出版发行:	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鼓楼外大街)
印刷:	保定市新市区建国印刷厂
经销: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次:	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
开本:	787×1092毫米 1/32
字数:	450千
印张:	21.5
印数:	1~21100 (套)
定价:	15.00元

# 目 录

第一章	一局残棋 .....	( 1 )
第二章	娇娃金剑 .....	( 43 )
第三章	金盆换血 .....	( 86 )
第四章	敌宅疑云 .....	(125)
第五章	狮吼现形 .....	(165)
第六章	以毒攻毒 .....	(203)



## 目 录

第 七 章	肉林剑阵 .....	(237)
第 八 章	烈女思春 .....	(275)
第 九 章	迷药害人 .....	(314)
第 十 章	灵光解谜 .....	(347)
第 十 一 章	两败俱伤 .....	(385)
第 十 二 章	柳暗花明 .....	(422)

# 目 录

第十三章	空城计	.....	(459)
第十四章	佛肚藏秘	.....	(497)
第十五章	情急生计	.....	(532)
第十六章	僧治心疾	.....	(569)
第十七章	偷天换日	.....	(603)
第十八章	椎心活祭	.....	(639)

## 第一章 一局残棋

深山。午夜。

昏黑如一团浓墨！

静室内，烛影摇红，照见四壁藏书，琳琅不下千卷。

但奇怪的是——

这室内无桌无椅，正中却有一奇大木台，形作长方，奇袖所制，似棺非棺，不知内藏何物？

只在纱窗之下，有座雅洁胡床，可卧可坐，极是宽敞。

这时，一位中年文士与俊美书生，双双盘坐床中，在那里聚精会神，围棋布子。

蓦地间，夜风一阵，呼啸而来，只听窗棂“吱——”的一声，烛焰几下跳动，室内顿成漆黑！

“生儿，快把蜡烛点起来，为父这步棋非常要紧，否则的话，会变成一局残棋！”

“……”出人意外，他的话竟似泥牛入海，毫无半点回音！

“生儿！你……你……你！”

“你”字未落，紧接着一声惨嘶，其声凄哀，惊人毛发！随听那棋子乱滚，衣襟窸窣有声，一场骚动，浓黑中又出现一点火光，中年文士终于红烛点着……

“儿呀！你……你……你难道死了嘛……”两行痛泪，犹

如倒泻天河。眼望爱儿，他简直吓呆了！

原来那俊美书生，还好好的端坐原地，姿态表情，分毫未变，但已全身僵硬，寒冷如冰，更可怕是——那一张俊脸，除“眉心大穴”之外，全变成晶莹如玉的怪绿！

“噫！噫！噫！……”中年文士一怔之后，马上十指如风，神技妙功，连点了爱子身前要穴！

可是点穴没有用！

双手狂颤之中，旋自怀内取出一白玉小瓶，朝外一倒，只剩下半撮药粉。

“起死神丹……总……总该有点效果！”心念中，急将药粉弹入爱儿鼻内。

但是，神丹也没有用！

“完啦！完啦！”中年文士大哭出声道：“十八年来，我就怕这一天，不料试尽药方，他还是受了母胎遗传，也死于‘噬心草’的奇毒！……”

一想到爱妻，他更似万箭穿心，突将双臂发力，朝着床面一撑，身形似电闪云飘，射到了室心木台之侧。

按常理，他该双足落地，可是他不这么做，却将左掌贴着木台，上半身斜浮空中，原来两腿干细如柴，早已风瘫残废！

随后，他更把右掌按住台面，真劲一催，触动了里面暗锁，那厚逾寻尺的木盖，立刻应手而开，一阵异香散满室内，中年文士又是面皮一扭，表情惨痛无比。

这是一具装置奇特的棺材！

里面透明琉璃，满盛药水，一位二十六七少妇，僵卧水中，她的美，美得无可形容，而且栩栩如生，就像睡着一样！

但是她的脸，也是绿如碧玉，令人见而生怖！

“无尘！”中年文士哀叫了爱妻一声，喃喃诉道：“当年你赴了‘雷霆剑客’杜天威之约，归家数月，生下生儿，想不到婴儿落地，你竟毒发而死，我当时一气，就想去追凶报仇，不幸岔了真元，双腿皆废，这些年，一直隐居抚养爱子，希望他好好长大，但为怕毒性遗传，一直没教他习武……想……想不到劫数难逃……他结果还是死了！”

饶是中年文士文武双绝，坚毅绝伦，面对着子死妻亡，也已心灰意冷，于是暗地咬着牙根，头一低，就朝棺上撞去——

可是低头之际，他忽然发现一丝希望，因为爱妻的脸，已是整个变绿，生儿的“眉心穴”却还有一圈白色！

而且，几乎就在同时。

床上一声呻吟，清晰入耳，使他惊喜交加，忙不迭盖上棺材，身形如电一旋，坐回到原来位置。

爱儿脸上的绿色冲淡了，呼吸微微，已有生气！

“这真是奇迹……”

心念中，中年文士抓住对方脉搏，以无比内功，细诊八脉奇经：“嗯！还有六十天可活！而且毒聚丹田，如以无形真劲，恰到好处的点下，也许能迫出奇毒……”

原来这“噬心草”是一种人间罕见的植物，毒性奇特，可快可慢，且能游走全身飘忽不定，中年文士等了十几年，今日才碰上准确部位，正是良机不再，岂肯放松，立刻二指如风，暴然划出——

可是，这一指关系着爱儿生命，他竟不克自制地手腕狂颤，终无勇气点下！

“点呀！生儿死期已近，只好孤注一掷了……不！不行！”

我没有这个勇气，而且毒性迫出之后，如无‘天山玉液’起死回生，仍虚脱而亡；倒不如让他活一天，算一天，到外面过一阵痛快日子，说不定还有奇迹出现……”

心念至此，他干脆缩回手来，暗忖如何打发爱儿离家，也免他人人生一场，形同虚度，沉思下，陡听清朗口音，劈头惊叫道：“爸，你为什么哭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没有！”中年文士忙不迭以袖掩面。

“不对吧？你的眼泪都没有干呢！”

“这么……这是敲石取火，被烟熏了眼睛！”他挤出一个笑容，轻轻带过，同时双眉一轩，关切问道：“生儿，你刚才怎么？可有什么异感？”

“没有呀！”少年略一低吟，茫无所知的答道：“我只觉得头一晕，马上就……就睡着了……”

“嗯，一定是下棋太久，所以瞌睡。”

“不，我一点也不困。”少年一望凌乱棋盘，恹然笑道：“还是再陪你老人家，继续走两局……”

“别下了！”中年文士手一摇，语重心长，正色说道：“生儿，你自小跟我念书，长到这么大，还没出门见过世面，老这样呆在家中，身体太……太文弱，应该出去走走。”

“真的！”

少年喜出望外，发出一声惊叫，但旋又眼光一动，掠过乃父双膝道：“可是……孩儿要侍奉父亲，现在不……不想去。”

“胡说！为父腿虽不便，身体极为健康，何况家中又有下人，根本用不着你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扭转身躯，从座边木匣中，取出百两金叶，推向爱儿道：“这些钱带着路上用，明早起身，

骑马就走！”

“是，是。”少年又兴奋，又感动，目视这堆金叶，星目连眨道：“不过这么多金子，孩儿用不了……”

“怎么用不了！外面好吃的，好看的，好玩的，好听的，多得不可胜数，我命令你尽量花完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一文也不要剩下。”

“是。”少年点头中，恭敬的反问道：“如果我用这些钱扶危济困，救助别人，你老人家，一定会高兴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很对！”

少年的话，使乃父心头剧痛，几致再度垂泪，爱儿的资质奇佳，心地又如此善良，可叹年轻生命，已掌握于死神手中，而且毫不知情，对人生还抱着无穷憧憬！

中年文士不敢说穿这残酷事实，一切的仇恨怨毒，都和着血泪，暗自吞下。

“爸，我应该什么时候回家？”爱子话声，使他从哀痛中醒来，缓缓点头，顺口答道：“随便你！”

“随便我？”

“不错，但是有个限期，至少你要在外面游历两个月，越久越好！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少年喜极说道：“这么长时间，孩儿可以游遍名山，说不定遇上剑侠高人，学一身上乘武艺……”

“不准！绝对不准！”乃父声似焦雷，震得少年两耳生疼，一头玄雾，不由疑惑的反问道：“你……你老人家……不是讲过许多古代奇侠，要我效法吗！”

“你要效法他们的精神，习武却不可以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父命如山，不得违抗，没有什么理由可讲！”

少年又委屈，又惊奇，但有生以来，初见乃父大怒，当然不敢再问，于是默然起身，准备告辞出室。

中年文士自知太冲动了，际此生离死别关头，不由心上一酸，温言劝道：“孩子，习武的事，为父是答应，但我刚才讲过，其他的你尽管自作主张，只要你玩得痛快……爸就安慰了。”

“这个孩儿记下，”少年长揖之中，心情一轻道：“爸好好安歇，明天一早，我再跟你老人家拜别……”

“用不着。”乃父挥手皱眉道：“为父不拘小节，不讲究这些俗套。”

“礼不可废，孩儿一定要拜。”

少年天性纯孝，定要坚持，中年文士本想再度拒绝，但目芒一瞟室心木台，居然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儿一定要拜的话，就对这口——不，这座木台，多拜她几拜！”

少年觉得奇怪，但父命如山，连忙躬身屈膝，对木台三跪九叩行下大礼。

他不知道木台里面，长眠着他生身母亲。也不知乃父一身绝技，为血仇隐居多年，吞声忍辱。

拜毕后，少年满怀兴奋，室中亦回复寂静。

中年文士面前的红烛，只剩半寸来长，他忽地手掌轻翻，扇向烛光，但烛心那点残红，突冒出一股浓烟，它不仅不熄灭，反而更加明亮起来……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蓉山风景，天下一奇，距离少年故乡，地隔一千余里。此刻星藏有隐，云霾迷蒙，仅可见山隈内一座山庙，耸



立于夜色之中，益显其幽深孤寂。

蓦地——

劲风卷起，山啸如潮。飘浮的云影下，两道鬼魅身形，藉着黑暗掩护，如闪电般乍地而来，眨眼间，已似鬼域幽魂，森森然面墙而立！

“是这里吗？”阴恻恻的声音，虽是细如蚊蚋，仍可知其内功绝伦。

“错不了！”

“那老匹夫真里面？”

“当然……”

“那么——闯！”闯字声中，身影欲起。

“闯不得！”一只毛茸茸的巨掌，霍然出手，将其扣住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老儿当年以两个指头，打得你我口喷鲜血，落荒而逃，不能不小心……”

“你不说他功力减退了吗？何况这些年来，咱们武功猛进，此番又是‘十大魔星’联手，怕他什么？”

“老哥，‘十大魔星’还有八个没到，况且老九‘血手狂生’行踪飘忽，能否赶到都不一定……”

“真哆嗦，你不说‘老魅’也要现身，来取对方的‘大神宝经’？”

“哪个‘老魅’？是否是‘风流教主’？”

“哼——！”对方气得闷吭半声，咬牙低叱道：“别装蒜！我讲的是‘老魅’！”

“哦！你是说咱们的魔主，魔中之魔——‘碧灵魅影’！”

“对！”